



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

诗 · 语言 · 思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
张月·石向騫·曹元勇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





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

诗 · 语言 · 思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
张月·石向骞·曹元勇译

《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编委

顾问：（按姓氏笔划排列）

刘再复 林 方 赵壁如

钱谷融 鲍 昌

主编：鲁枢元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孙绍振 吕俊华 华宇清

张德林 杨文虎 周介人

林兴宅 畅广元 童庆炳

程正民 鲁枢元

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

诗·语言·思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

张月 石向鸾 曹元勇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350×1168毫米 32开本 7.875 印张190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ISBN 7-5400-0204-2/I·191 定价3.15元

《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序

鲁枢元

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悉心关注着自身的存在。

二十世纪以来，关于人的学问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科学哲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阐释学、现象学、生物学、历史学等等以崭新面貌出现的学科，像一条条现代化的大道，在“人”的广场上构筑起一座立体交叉大桥。

心理学始终在为这座大桥铺设着深层的地基。

正如托马斯·芒罗指出的：十九世纪以来，心理学对西方思想的每个领域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对此，只要我们约略列举一下冯特、詹姆斯、华生、弗洛伊德、巴甫洛夫、维戈茨基、荣格、马斯洛、皮亚杰、弗洛姆这些心理学家的名字，便会确信不疑。还曾有人在做了大量统计工作后指出：本世纪社会科学方面的六十二项重大贡献里，心理学科占十三项之多，居各学科之首。

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上一个新旧世纪之交，人，在他的世界中所处的地位再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的变迁。

远古时代，人把自己说成是万物之灵，把自己升华为神的化身；在中世纪，人们固执地把自己生存的地球看作是宇宙的中

心。这种人类的自信和自尊显然带有相当的盲目性与无知性。到了近代，人类在冥想中为自己垒起的巍巍宝座，渐渐被哥白尼、牛顿、达尔文们推出的科学的“铁证”轰了个七零八落。人们不无沮丧地认可：地球不过是众多星系中的一粒微尘，生命也不过是宇宙间碰巧发生的一支插曲，人和动物原本是一脉相袭，人的一切都摆脱不了那铁定的外在的自然规律。科学的力量是这般强大，人不得不面对一个庞大无情的物质世界默默地、艰难地、痛苦地、不无卑怯地反视着自身。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海森伯为首的一批现代物理学家们，却意外地在物质世界的纵深处再次发现了人的存在和意义。“相对论”、“互补原理”、“测不准原理”，促进了哲学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确认。人的认识似乎又穿越了一次“怪圈”，人，作为主体存在，又开始成为认识的起点、衡量的尺度、意义的中心。人对对象世界的观照、体察、思索、改造、创化，都无法抛开人的自身。人，差不多又成了认识世界中的太阳，在这个太阳照射的地方，客观与主观已失去凝固僵直的标准。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人的地位的变迁，随着人类精神衍化物的积累，随着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调整，人们的文学艺术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艺术开始向内转。新世纪的文学艺术常常以一种变幻无定、狂躁浮动的外表，严肃地、沉重地、焦灼地、孤独地探寻着人类的存在、人类的需求、人类的价值、人类的行为模式、人类的发展动因、人类的心灵和人类的精神。新世纪文学艺术对于人自身的探寻已经达到空前深刻的程度，在这种探寻中，文学艺术与心理学日益消融了它们之间的疆界。

从二十世纪以来任何一个新出现的文学艺术流派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心理学在其中留下的印痕，如沃尔芙和乔依斯的“意识流小说”，如川端康成和横光利一的“新感觉派小说”，如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如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如康

定斯基的“抽象主义绘画”，如摩尔的“意念性雕塑”，如冼伯格的“无调性音乐”等等。在文艺批评方面，“情感符号学的文艺批评”、“现象学文艺批评”、“接受美学文艺批评”、“结构主义文艺批评”也都与现代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文艺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在二十世纪文艺学的整体格局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本世纪初，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文艺心理学”风潮大起，并且至今余波未消。稍后，“格式塔文艺心理学”在造型艺术理论中独辟蹊径、别树一帜。六十年代以来，荣格的“原型批评”开始赢得一代青年学者的推崇，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声势。在苏联，早年由维戈茨基开创的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文艺心理学，经由梅拉赫等人的继承改造、发扬光大也已蔚为大观。

中国新时期文学面向世界的窗口，近年来才刚刚打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翻腾喧闹的海。

这片海，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既有着鼓舞、启迪和昭示；也有着挑逗、引诱和蛊惑；但那里边更多的是骚动和流变。新的气象几乎使人眼花缭乱：“意识流”由一股“祸水”变成了朦胧迷人的生命之溪；“潜意识”已经由秘而不宣变得过于裸露浮泛；“弗洛伊德”很快由一副“淫邪”的嘴脸转换为满带尊严的“学者”面孔；同时，羞于启齿的“性心理”又被用作廉价招徕食客的“人造奶酪”；连翻译家都无计可施的“Gestalt”一词，在青年画家群中成了一个习惯用语；而荣格的“原型说”依然是一个隐约在云中雾里的怪物，诱惑着文坛上一批老老小小的诗人、作家、学者、教授在文化的层峦迭嶂、沼泽林莽中寻求着它的蛛丝马迹；而在另一些人那里，马斯洛的“人生需求七层次”的图表，差不多成了文学攀援人类精神境界的云梯。总之，西方现代心理学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切入，已经引起了传统文艺观念的裂变，裂变中的文学艺术开始了多元化的组合和构建。

文学在西方走了将近一百年的道路，在中国短短的十年中几乎敷衍一遍。

就历史的发展看，我们是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成绩之下也覆盖了许多浮躁和浅薄、失误和危机。应当看到，不管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理论研究，我们的道路都还是刚刚铺下。

从二十世纪文艺学研究的整体背景看来，我国文艺心理学研究起步并不晚。早在二十年代，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以及管容德翻译的《艺术鉴赏的心理》一书，在国内文艺界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郭沫若曾发表过用精神分析学研究《西厢记》的文章。王统照、陈志伟、蒋径三等人还曾在《曙光》、《燕大月刊》、《民铎》等刊物上发表过《美与两性》、《曹操的述志令和弗洛意德自传》、《心理主义的美学观》等文艺心理学论文。三十年代，朱光潜致力于文艺心理学研究，曾先后推出了《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等三部专著，为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树立了第一块丰碑。不幸的是此后由于种种说不清楚的原因，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竟然中断了半个世纪，直到1982年4月北京大学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一书的出版，已成“海外奇谈”的文艺心理学才又重提于中国的文艺界，并且登时受到人们格外的关注。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文艺心理学在中国重新受到欢迎，其一便是新时期文艺创作实践的需要，比如王蒙，就曾经在他的一本薄薄的谈小说创作的集子中，十几、二十几次地向心理学发出热情的呼唤。其二，是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需要，我们的理论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窥测文学艺术的底蕴和奥秘，需要一个别样的参照系对文艺的现象和形态做出说明和阐释。其三，文艺心理学研究在中国新时期的崛起，还基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发现自身存在、高扬自身价值、丰富自身境界的

需求，人们渴望从文艺作品中、也渴望从文艺理论中，感悟到自己的心灵。

大约正是由于接受了来自社会和时代的这种脉动不已的信息，我们决定编辑这套《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有幸的是我们及时得到了国内文艺学界、心理学界有关专家和黄河文艺出版社的有力的支持，使我们的计划能够很快地付诸行动。

这套丛书，有著，有译。一方面，我们将努力向国内读者引进并介绍国外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可供借鉴或批判的急需资料；另一方面，我们还将花费更多的气力积极地推出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作为丛书的编纂者，我们当然也有着我们自己的文艺学主张和心理学主张，但是，我们决定不以我们的主张为取舍标准。在这世界变得日益多元化的年代，《丛书》将高兴容纳各种不同派别的学说和见解。我们唯求《丛书》能够把强烈的创造意识与严肃的历史眼光、放荡的思维个性与真诚的治学品格、凌厉的批判精神与清醒的自我审视统一起来。

我们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是我们仍然期望，《丛书》能够为即将来到的新旧世纪之交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做一点奉献。

前 言

海德格尔——二十世纪的冥思者

人可以用各种方式把握世界，马丁·海德格尔选择了思。

思，既是他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是他体验生命的方式。思构成了海德格尔生活的主调。

思使他感到惊愕，感到困惑；思又使他感到深邃，感到欣悦。

在思中，他窥见了世界的本源——存在，在思中，他彻悟到了人类生命的存在方式。

通过思，他发现哲学（形而上学）远离本根漂泊漫游；通过思，他使背井离乡、流浪在外的世界万物重归原位。

思使他目睹人类的沉沦和困境；通过思，他找到了世人从沉沦中崛起，进入诗意栖居的道路。

在思的过程中，他重新认识了人类生命之思的古老传统；通过思，他发现了诗、语言、艺术、真理、筑居、栖居具有的崭新意义。

思使他沐浴存在的光辉、真理的光辉，使他

进入生命的无蔽澄明之境。

……，……。

海德格尔将这一切都写进了他的不朽的著作：《诗·语言·思》。

《诗·语言·思》这部著作由七部分组成，即：“诗人冥思者”、“艺术作品的本源”、“诗人何为？”、“筑居·栖居·思”、“物”、“语言”、以及“……诗意地栖居……”，这些篇章彼此独立，各成一体，同时又互相联系，融合如一，体现出海德格尔之思独具一格的风彩。

在《诗·语言·思》中，海德格尔通过吟述向人昭明如何入思、如何致思和运思，怎样以新的方式、从新的角度对传统问题进行反思，如何使自己的思化为真正的有关世界本原存在之思。在吟述的过程中，他化入运思的具体原则：生命活化、本位回归、互蕴共容、喻象诗化，使思始终跟随所思对象运行；在吟述的过程中，他揭示出现代人所面临的危机、所亲历的困境，指出了人重返本真状态、进入澄明的存在境域的途径。

一、本 源 与 思

海德格尔的思始于对存在的追问。

何为存在？存在即世界的本源。在追问的过程中，海德格尔发现，关于本源的西方哲思发生了偏离。这种偏离始于使用拉丁文的哲人，他们把希腊人的存在转化为存在的实体，存在变成了存在者，自此西方的哲思便脱离本根，开始了流浪在外的漂泊漫游。存在的本真状态被遮蔽了，存在被人遗忘长达数千年。为了重新揭示存在的本真状态，海德格尔溯本求源，将那被人遗忘的存在又重新找回。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构成世界实体的诸在者的根据，诸在者是存在的见证，是存在具体的亲在行踪。

人是诸在者中的一员，是一种特殊的在者。他不断亲临存在，不断反躬自问，从其生存来领会自我本身，并能从自身的思之活动体悟存在，把握存在本身。

人是唯一能够展示世界本源的在者，人展示世界本源的过程通过思来完成。

这里所言之思绝非哲学的对象化之思。哲学所思的世界是对象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置身于人的对面，置身于人之外；而真正为人所属的世界是人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对象化哲学之思所确立的世界是一虚假世界，因此关于这一世界之思必然将导致人误入歧途。在本书首篇《诗人冥思者》中，当海德格尔谈到威胁思的危险时，他吟说道：“那低劣的、混淆人视听的危险，是哲学化的推演。”

这里所说的思也不是哲思的总体概念之思。哲学的概念之思是“石化”生命世界之思，这种思把活生生的世界剥制成概念的木乃伊。海德格尔称用这种方法来思的哲学家为愚蠢至极的哲学家。

这里所说的思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人对于世界本源的揭示之思。这种思是对于存在的召唤作出的反应，并用存在所能听到的人类语言，向存在描述它的具体形踪。进入这种思就是进入世界本真状态的揭示过程之中，使被遮蔽的世界呈露姿容，使世界上的万物重新呈现存在的颜色，使人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世界本身。

二、世界的生命活化

人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变动不居，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之中。

在海德格尔眼里，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存在者都具有生命的意味。存在即是生存，“存在除了生存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意思，僵死的东西如何能在？”他在言明存在的本质特性时，引用了尼采这句话。

在海德格尔的笔下，一切存在者都是生命活体。从《诗·语言·思》一书中，我们看到，他所谈论的世界本源——存在在不时地采取行动，它不断向人发出吁求，不断召唤着人。那构成世界单整一体的诸成员分离又聚合，聚合又分离；大地与世界冲突着，大地扩展为岩石和水，升发为动物和植物；苍穹孕育蕴纳万象，诸神出场又隐遁，众生沉沦又栖居。万物确立自身，生长发育；真理自行设定到作品里，四重整体的成员大地与苍穹、诸神与众生进入澄明之境，他们相互映照、相互居用、相互隶属。甚至就连在书中提到的梵·高所画的鞋子也在田野的小径上踽踽独行，在《筑居·栖居·思》里谈到的桥也“一任溪水于其下流淌，同时又授人以通途，使众人可在两岸间自由地往来……”。

在海德格尔那里，一切都生命化了。甚至就连一般人眼中的状态也被生命化，变成了生命活体，如敞开、遮蔽、冲突、保藏、持有、不和、分裂在他笔下都变成了敞开者、遮蔽者、冲突者、保藏者、持有者、不和者、分裂者。他在《诗·语言·思》中、大量运用动词，象聚合、分离、亲近、疏远、前来、逃离、居用、映照、设立、奠基、召唤、回应、养育、建造、出场、退场，以表现万物的运动，表现世界的生命意味。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就是“大地与苍天、诸神与众生的单纯一重整体的居用性反映运动。”这种反映就是四成员的相互居用的圆舞，人类之思所要吟述的正是这种圆舞，正是这种在敞亮的澄明之境中互相映照、互相反映、互相隶属、互相居用的世界圆舞。

三、本位回归

“人是——人。”“语言是——语言。”海德格尔在《诗·语言·思》中这样表述。从逻辑学上看，这种表述是赘述，本身毫无意义。但海德格尔却故意这样表述，其意图在于强调本位的回归。

“人是——人”，这意味着人是人自身，人不是社会工具，不是欲望的奴隶，不是将自我意志强加于万物之上的奴役者，不是对大自然进行盘剥、掠夺的贪婪者，而是不断成为其所是的，不断领悟着自身存在的人。

“语言是——语言”，意味着语言本身不是别的东西。语言本身不是我们创造并使用的那种语言，不是内在情感的可聆听的声音，不是人的表现活动，不是由意象和概念构成的表征，而是存在之家，是将诸在者的开端引入敞开的真理之澄明中的本原之路。“语言是——语言”的表述力图要做到的是，确认语言的位置，重新恢复语言自身所享有的地位。

在《语言》篇里，作者首先区别了本质性的语言与我们对于语言的居用，然后通过描述语言的说话、语言与人、与诗、与思、与存在的关系，指出数种有关语言的传统观点，分析这些观点对语言最为古老的自然属性的忽视，比较人的说话和语言的说话，通过循环式的论证，最终使语言成为作为语言的语言。

《艺术作品的本源》篇长达五、六万字，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宣称艺术作品与艺术家互为本源，接着又引出了艺术是二者的本源的论断。于是，关于艺术作品本源的追问便成为对于艺术本质的追问。但是，艺术本质的问题只能从艺术作品中求得解答，而只有从艺术的本质出发，人们才能理解什么是艺术作品。作者在此循环之中一步步追问，深入探究、澄清了作品与物、作品与真

理、艺术与作品、作品与艺术家、艺术与诗、艺术与语言、艺术与历史的关系，揭示了艺术与真理的缔建，展现了真理在作品中的发生，最后复又归于艺术作品的本源。

在《物》篇中，海德格尔从物的词源上入手，仔细考察物在古高地德语、拉丁语、希腊语、罗曼语、法语、英语中的意义和转换形式，以及物一词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所指称的对象。根据他详尽考察的结果，物一词既可以指上帝，“最高的、至上的物”，可以指心灵、“高贵之物”，可以指绝对存在的东西、世界本体、“自在之物”，可以指人和生灵、“动物”，可以指世界的诸成员——“万物”，可以指他在本篇中反复论述的壶，可以指房屋、岩石、田野、河流，也可以指大地……然后他描述了物的物性、物的物化，以及物的聚集、显现、物滞留、统一、物化世界的方式、物的产生与世界的反映运动的圆舞等。历经循环，终又回归于物本身。

海德格尔之所以使用循环论证，在于循环论证具有确保本位回归的有效性。这种循环论证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无聊游戏，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回归本位的方式，它不是靠分析去证明，而是用展示的方式来显露根据。因为存在本身是循环式的，因此只有投身于循环的魔圈之中，才能使存在不偏离本位，才能使存在的本真状态显示出来。

四、互蕴共容

筑居与栖居是海德格尔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

在常人眼中，筑居与栖居是两种不同的活动。筑居是建造，它以栖居为指归，人为了栖居才去进行筑居。然而海德格尔在《筑居·栖居·思》中却说，筑居就是栖居。

筑居就是栖居，这种说法悖谬于常理，但却恰恰表明了海德

格尔之思独具一格的特征，这就是万物的互蕴共容。

筑居，在海德格尔的思中既有常人所言之意，又有他赋予这个词的意义。筑居既是建筑居舍的活动，也是其它种类的创建性活动，例如作诗，培育生长的动、植物，筑居活动表现为两种形式：作为创造性活动的筑居和作为培育性活动的筑居。

栖居，在海德格尔的术语中其一般意义几乎完全隐去。栖居不是占居一处居所，而是人们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用我们的话来说即是创建性的生存活动，是揭示存在意义的活动，使万物成为万物，使世界成为人诗意的居所的活动。

从以上关于筑居和栖居的释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作为创建性的活动上，筑居和栖居是重合的，对等的；但筑居与栖居并非完全相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筑居蕴含着栖居，因为筑居既可表现为生存而进行的创建性活动，也可以表现为单纯为建造房舍而进行的建造活动，它包含着上述两种建造活动；栖居性的创建活动只是其中之一，所以，栖居为筑居所含纳，栖居寄身于筑居之中。

然而，从筑居和栖居另一重关系意义上看，栖居又包含着筑居。作为创建性活动的筑居总以栖居为指归，它是作为达到栖居的途径和手段，还是作为生存性的创建活动而出现，完全由栖居来决定。一旦筑居作为生存性的创建活动出现，每一步筑居都将是栖居，每一步筑居都将为栖居所持有，既然筑居为栖居所持有，那么筑居必然为栖居所蕴容、所含纳。

因此，海德格尔说，筑居的确是栖居，作为栖居的筑居展开为养育有生物的筑居与修筑建筑物的筑居。

筑居和栖居所以能够互蕴互为，关键在于两者处在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这就是共容。

共容常常化身为一居中者。在居中者之中二者汇合，共存，重合，互蕴，互为。就筑居和栖筑而言；这居中者就是创建性活

动，筑居和栖居正是在其中汇合，共存，重合，互蕴又互为的。

这种互蕴共容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致思筑居和栖居，也适用于致思于人与语言，适用于致思于存在与诸在者。人是语言的动物，所以人持有语言；而人又生活在语言的言语之中，因之又为语言所持有。同样，存在是诸在者的本源，诸在者从作为本源的存在之中生现，因而存在蕴含着诸在者；但是，诸在者是本源的体现者，它们体现着蕴含在其中的本源，所以诸在者又蕴含着存在本身。

此外，从海德格尔的著作里，我们看到，互蕴共容的原则可以运用于大量关于所思者的运思过程中。

五、语言的诗化追寻

读过海德格尔著作的人都会发现，他所使用的语言与其它思者、哲人使用的语言迥然不同。他所使用的语言有一种强烈的诗意，他称这种语言为诗化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具象性语言，有丰富的象征性、暗示性，它在具象中蕴含着普象，尤其适于表达他的具体的普遍性之思。他毕生都在锤炼着这种语言，运用着这种语言。

翻开《诗·语言·思》一书，我们发现，他在著作中大量地引用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诗，以用来表述自己的思。除此之外，他还自己写诗，用诗性语言来言表思之声。《诗人冥思者》——《诗·语言·思》的首篇就是用诗写就而成的。

海德格尔特别钟情于诗，这不仅仅因为诗是一种具象化语言，它寓普象于具象之中，具有发散性、辐射性，蕴含丰富的言外之意、韵外之旨，而且还因为这种语言是真理的语言，在者的无蔽性语言，它向存在讲述其具体的亲在行踪。

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正如他所说的语言